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一

前集

東坡四

東坡云吾昔在錢塘一日晝寢寶山僧舍題其壁云七尺
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
數百人其後有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余誚之也周伯
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儋耳有姜唐佐者從乞詩唐佐朱崖人
亦書生東坡借其手中扇書其上云滄海何曾斷地脉朱崖
從此破天荒又題司命宮楊道士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
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幾時成白髮日夜出
開眼三十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
此軒目送過海席家山歸未行題詩寄屋壁又嘗醉插茉莉
花嚼檳榔戲書姜秀才几上云紫麝着人簪茉莉紅潮登頰

醉檳榔其超放如此

茗溪漁隱曰菊以黃爲正餘皆可鄙此朱遜之之語東坡印
可作詩贈之有識真似淵明之句余頃歲居泗上假館官舍
小園中有一亭榜曰秋香環植以黃菊別無他物必好事者
原東坡之意而作也

先君題詩云騷人足竒思香草比君子况此霜下傑清芬絕
蘭茝氣稟金行秀德備黃中美古來鶴髮翁餐英飲其水但
恐蓬蒿傷課僕加料理

東坡云余嘗浴泗洲雍熙塔下戲作如夢兩闋云水垢何曾
相受細看兩俱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
居士本來無垢又云自淨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氣寄語澡
浴人且共肉身遊戲但洗但洗俯爲世間一切曲名本唐莊
宗製一名憶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夢莊宗作此詞卒章云

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取以爲之名

冷齋夜話云海南城東有兩井相去只尺而異味號雙井
源出崑石罅中東坡酌水異之曰吾尋白龍不見今知家此
水中乎同游者怪問其故曰白龍當爲東坡出請徐待之俄
見其脊尾如生銀蛇狀忽水渾有雲氣浮水面舉首如插玉
筋乃泳而去余至二井太守張子修爲造庵井上號思遠亭
名河酌岸有怪樹二枝之腋有詩曰巖泉末入井蒙然冒沙
石泉嫩田爲壓石老生罅隙異哉寸波中露此橫海脊先生
酌泉笑泉香神龍蟄舉首玉筋插忽去銀丁擲大身何時布
天矯翔霹靂誰言鵬背大更覓宇宙窄字畫如顏書無名銜
年月此詩氣格似東坡而言泉嫩石老似非東坡又語散漫
疑學者爲之也龍如蛇形小如玉筋

東坡云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

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中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二事相類故併錄之

茗溪漁隱曰東坡詩云圖書跌宕悲年老燈火青熒語夜深山谷詩云弓刀陌上望行色兒女燈前語夜深蓋皆出於老杜厨人語夜闌之意王直方詩話以謂三詩當以先後分勝負非也

東坡云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竟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霧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

女送出睇眎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猗猗風縐六銖二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又云軾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妃裙帶詞乃前六言詩也竟而記之今書贈柯山潘大臨邠老二說不同故併錄之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與孫巨源同會於王晉卿花園中晉卿言都教餵飼了官負輩馬着巨源云都尉指揮都餵馬好一對適長主送茶來東坡即云大家齊喫大家茶蓋長公主呼大家也山谷嘗以賣菜賣生菜對磨刀磨剪刀東坡以洞庭春色為掃愁帚山谷以水晶膾為醒酒冰余為正好作一對

後山詩話云蘇公居穎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

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侯鯖錄云東坡在汝陰初春庭梅盛開月色鮮霽夫人曰春月勝如秋月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坡笑曰子誠知言即召客飲作減字木蘭花云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轉迴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潘子真詩話云古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鈕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中叟前致詞室內嫗麗醜下叟前致詞暮眠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又少壯面目澤長大色醜麗醜麗人所惡拔白自洗蘇平生髮完全變化似浮屠醉酒巾幘落禿頂赤如壺此應璩三叟詞也吳兢古樂府及藝文類聚所載語皆不完予得此本於臨淄晏公家以示周元翁元翁笑曰當徒

子之妻蓬頭鬢耳又疥且痔便有五子東家之女登牆見窺今三年矣玉未之許也烏在其為麗醜也哉

東坡云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君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風氣養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曰蘇子卿齧雪啗氈縮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

而况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為記之

苕溪漁隱曰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誰將家集過幽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卧江湖此藥城集中詩也渾水燕談錄云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傳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此二句與

子由之詩全相類疑好事者改之也

冷齋夜話云蘇子由謫高安時雲菴居洞山時時相過有聰禪師者亦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菴夢同子由出迓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怪之以語聰曰吾亦夢同迎戒禪師子由撫掌大笑曰世間夢乃有同者異哉俄東坡書至曰吾已至奉新旦夕可相見子由携兩衲候於城南建山寺東坡至坐定理夢事以語坡坡曰軾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娠夢一僧來託宿瘠而眇雲菴驚曰戒陝右人也失一目暮年弃五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矣後與雲菴書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強顏復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器願痛加磨勵使還舊觀自是常著衲衣哲宗問右璫陳衍曰蘇軾襯朝章何衣對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佛印雲菴遣書至坡不復荅但

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鑿脫也後七年歸自海南有玉局之除作偈荅南華長老云惡業相纏五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今著衲衣歸玉局可憐化作五通仙

王直方詩話云杭有西湖而穎亦有西湖皆為遊賞之勝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穎也有穎人在坐云內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秦少章因作一絕獻之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東坡到穎有謝執政啓亦云入叅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為西湖之長

王直方詩話云為程筠作歸真亭詩云會看千字誅木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坐不應見於木杪也

石林詩話云學者多議蘇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為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也殊不知此題程筠先墓歸真亭也東南多

葬山上碑亭往二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自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詩眼去句法之孝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去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有黃庭下關元已下多此躰張子平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邪定留人邪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蓋與上七言同

冷齋夜話云東坡在惠州作梅詞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挂綠毛么鳳素面常嫌粉污洗粧不退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為朝雲作也茗溪漁隱曰王直方詩話載晁以

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梅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寧不畏人之譏誚乎

高齋詩話云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後見王昌齡梅詩云落二寞二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方知東坡引用此詩也

王直方詩話云橄欖詩紛二青子落紅豔正味森二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范景文言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此所以有落紅豔之語也茗溪漁隱曰余居嶺外七年備見土人採橄欖初未嘗以鹽擦樹身亦只以梯採之或以杖擊之而東坡落紅豔之語當自別出小說也

隱居詩話云王禹偁橄欖詩云南方多果實橄欖稍珍奇北人

將就酒食之先嘖眉皮核苦且澁歷口復弃遺良久有回味始覓甘如飴蓋六句說回味歐陽脩云甘苦不相入初爭久乃知極快健也

蘇子由云東坡居士謫居儋耳寘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檐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諸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胷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猶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茗溪漁隱曰凡人能處憂患蓋在其平日胸中所養韓退之唐之文士也正色立朝抗疏諫佛骨疑若殺身成仁者一經竄謫則憂愁無聊槩見於詩詞由此論之則東坡所養過退之遠矣石林詩話云詩篇當有操縱不可拘用一律蘇子瞻詩林行婆家初閉戶翟夫子舍尚留開始讀殆不可測其意蓋下有連娟缺月黃昏後縹緲新居紫翠間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

還有劔鏗山四句則入頭不怕放行寧傷初拙也然繫悶羅帶割愁劔鏗之語大是險譚亦何可屢打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自來九日多用落帽事獨東坡云破帽多情却戀頭尤爲奇特

緬素雜記云舊唐書載唐明皇時宰相李林甫自以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林甫典選時選人嚴迥判語杖杜二字林甫不識謂韋侍郎曰此謂杖杜何也韋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麀之慶客視之掩口故東坡賀人生子詩云甚欲去爲湯餅客却愁錯寫弄麀書蓋用此也惜乎新史不載其事

東坡云兒子邁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落半腮迎日鬪鮮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它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歸何處牛載寒鴉過

別村此句亦可喜也

茗溪漁隱曰蘇叔黨過賦鼠鬚筆云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餒餓猫紛髯雜霜兔插架刀槩健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詰時來即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其步驟氣格殊有父風也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一

前集

三月二十七日校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二

前集

東坡五

唐子西語錄云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東坡詩叙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飢則蛟食其肉矣

後山詩話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无咎文潛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對云少游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陳无已云荆公晚年詩傷工魯直晚年詩傷奇余戲之曰子欲居工奇之

間邪

遜齋閑覽云蘇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二不如人謂着棊飲酒
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
以不能唱曲耳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
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譚入却打猛譚出也三
馬贊振鬣長鳴万馬皆瘖此記不傳之妙李文者能涵泳此
等語自然有入處

王直方詩話云邢惇夫言掃地焚香閉閣眠簟紋如水帳浮
煙客來夢竟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此東坡詩也嘗題於
余扇山谷初讀以爲是劉夢得所作

後山詩話云蘇詩始李劉禹錫故多怨刺李不可不謹也晚
李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緗素雜記云東坡於金門寺中見李留臺與二錢唱和戲用
其韻跋之有去欲問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注去皆
世所傳錢氏故事二見歸田錄云國朝自下湖南始置通判
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
使我來監汝舉動爲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
自此稍紬然至今州郡往二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
者家世饒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人問其欲何州昆
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處可矣至今士人以爲口實

蔡寬夫詩話云李士院舊與宣徽院相鄰今門下後省乃其
故地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水宋宣獻公爲學士時燕
穆之復爲六幅山水屏寄之遂置于中間宣獻詩所謂憶昔
唐家爲禁地粉壁曲龍聞曩記承明意象今頓還永与鑿坡
爲故事是也唐翰林壁畫海曲龍山故詩引用之元豐末既

修兩後省遂移院於今樞密院之後兩壁既毀屏亦莫知所
在今玉堂中屏乃待詔郭熙所作春江曉景禁中官局多熙
筆迹而此屏獨深妙意若欲追配前人者蘇儋州嘗賦詩云
玉堂晝掩春日閑中有郭熙畫春山今遂為玉堂一佳物也
苕溪漁隱曰才調集有无名氏絕句云春光冉歸何處更
向樽前把一杯盡日問花不語為誰零落為君開遂与前詩
祥寺花詩云太守問花有語為君零落為君開遂与前詩
略同豈偶然邪古今詩話載太上隱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
者從之問姓名不荅留詩一絕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
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東坡贈梁道人詩云寒盡山中無
曆日用此事也又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
鱗甲万谷酣笙鍾竟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數句云幽懷忽破
散永嘯來天風千山動鱗甲万谷酣笙鍾蓋風來則千山草

木皆動如動鱗甲萬谷號呼有聲如酣笙鍾耳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送楊孟容詩云我家我眉陰與子同一
邦相望六十里共飲玻璃江江山不違人徧滿千家窓但苦
窓中人寸心不自降子歸治小國洪鍾噓微撞我留侍玉堂
弱步歌豐豈扛後生多高才名與黃童雙不肯入州府故人餘
老龐慙慙與問訊愛惜霜眉厖何以待我歸寒醅發春缸蓋
效山谷體作也山谷云子瞻詩句妙一世迺云效庭堅體退
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
道之曰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
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窓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
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迺獨力扛諸人方嗤點渠
非晁張雙但懷相識察牀下拜老龐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
厖誠堪壻阿巽買紅纏酒缸歐陽文忠亦嘗效聖俞體作一

篇有云嘉子治新園乃在太行谷題劉義叟家園也
後山詩話云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
婦哭之慟其隣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
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喻耳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
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
魁問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
笞六十為杖十四邪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邪蘇長公
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茗溪漁隱曰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輪
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
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
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李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淨如
練令人還憶謝元暉蓋澄江淨如練即元暉全句也後人襲

用此格愈變愈工

東坡云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宋真宗既東封訪天下隱
者祀人楊朴能為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
卿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盃酒且莫猖狂愛
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
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
謂妻子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子不竟
失笑余乃出

桐江詩話云楊朴字契先一日秋晴戲釣於道傍溪澗中值
漕臺陳文惠出巡按從者訶之契先竟不顧文惠怒命從者
攝至前路郵亭中詰之契先風神村野宛然一耕夫也文惠
益怒欲加以刑契先丐毫楮供析乃作絕句云昨夜西風爛
熳秋今朝東岸獨垂鈎紫袍不識蓑衣客曾對君王十二旒

文惠謝遣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余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鞠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啓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茗溪漁隱曰余之先君靖康間嘗爲臺端臺中子瞻詩案具在因錄得其本與近時所刊行烏臺詩話爲尤詳今節入叢話以備觀覽

臆月遊孤山詩云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百日愁歎一日娛白雲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人生何者非蘧廬故山鶴怨秋猿孤何時自駕鹿車去掃除白髮煩苜蒲麻鞋

短後隨獵夫射弋狐兔供朝晡陶潛自作五柳傳潘閔畫入三峰圖吾年凜二今幾餘知非不去慙衛蘧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此詩云誤隨弓旌落塵土坐使鞭箠環呻呼以譏新法行後公事鞭箠多也又云追胥連保罪及孥以譏鹽法收坐同保妻子移鄉法太急也又云歲荒無術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意取馬援言畫鵠不成猶類鷲畫虎不成反類狗言歲旣飢荒我欲出奇擘畫賑濟又恐不從恐似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戲子由詩云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雨立求秦優眼前勃磈何足道處置六鑿須天遊讀書万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勸農冠蓋開如雲送老藿塩甘似蜜門前万事不掛眼頭雖長低氣

不屈餘杭別駕無功勞畫堂五丈容旂旄重樓跨空雨聲遠
屋多人少風騷二平生所慙今不耻坐對疲氓更鞭箠道逢
陽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諾唯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縮
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
用付與時人分重輕此詩云任從飽死笑方朔肯爲雨立求
秦優意取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及滑稽傳優
旃謂陸楯郎汝雖長何益乃雨立我雖短幸休居言弟轍居
貧官卑而身材長大故以比東方朔陸楯郎而以當今進用
之人比侏儒優旃也又云讀書万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
術是時新興律李某意非之以謂法律不足以致君堯舜今
時人專孝法律而忘詩書故言我讀書万卷惟不讀法律蓋
知法律之中無致君堯舜之術也又云勸農冠蓋鬧如雲送
老叢塩甘似蜜以譏所差提舉官所至苛碎生事發摘官吏

惟孝官無吏責也又云平生所慙今不耻坐對疲氓更鞭箠
是時多徒配犯塩之人例皆飢貧言鞭撻此等貧民平生所
慙今不復耻以譏塩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陽虎呼与言心知
其非口諾唯是時張靚俞希旦作塩司意不喜其人不取与
爭議故毀詆之爲陽虎也

山村詩云煙雨濛二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黃犢無
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意言是時販私塩者多帶刀杖故取
前漢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意言
但得塩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劍而買牛犢則民自力耕不勞
勸督以譏塩法太峻不便也又云老翁七十自鬻鎌慙愧春
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尔來三月食無塩意言山中之
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蕨充飢時塩法峻急僻遠之人
無塩食用動經數月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

豈能食淡而樂乎以譏鹽法太急也又云杖藜裹飯去忽二
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彊半在城中意言
百姓請得青苗錢立便於城中浮費使却又言鄉村之人一
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苗助役
錢因此莊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幸得城中人
語音而已以譏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二

前集

三月二十七日校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三

前集

東坡六

開運鹽河詩云居官不任事蕭散羨長卿胡不歸去來滯留
愧淵明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堯曉鼓動萬指羅溝坑
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鴨與猪投泥相濺驚下馬荒堤上
四顧但湖泓綫路不容足又與牛羊爭埽田雖賤辱豈失泥
中行寄語故山友慎勿厭藜羹是時盧秉提舉鹽事擘畫開
運鹽河差夫千餘人某於大雨中部役其河只爲般鹽旣非
農事而役農民秋田未了有妨農事又其河中間有涌沙數
里意言開得不便自歎泥雨勞苦羨司馬長卿居官而不任
事又愧陶淵明不早棄官歸去也農事未休而役千餘人故
云鹽事星火急誰能卹農耕又言百姓已勞苦不易天雨又
助官政之勞民轉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無異鴨

與猪又言某亦在泥中与牛羊争路而行若埽田豈至此哉
故云寄語故山友慎不可厭藜羹而思仕宦以譏開運益河
不當又妨農事也

王詵送韓幹畫馬十二疋求跋尾作詩云南山之下汧渭之
間想見開元天寶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万疋如雲煙騅
馿駟駱驪騶驃白魚赤兔駢皇韉龍顱鳳頸猗且妍竒姿逸
德隱駑頑碧眼胡兒手足鮮歲時剪刷供帝閑柘袍臨池侍
三千紅粧照日光流淵楼下玉螭吐清寒往來蹙踏生飛湍
衆工舐筆和朱鈇先生曹霸弟子韓廐馬多由尻雕圓肉中
畫骨誇尤難金羈玉勒繡羅鞍鞭箠刻烙傷天全不如此圖
近自然平沙細草荒芊絲驚鴻脫兔爭後先王良挾策飛上
天何必俯首服短轅意以騏驥自比譏執政大臣無能盡我
才如王良之御者何必折節干求進用也

李清臣因沂山龍祠祈雨有應作詩云南山高峻嶒北山亦
嶒嶒坐看兩山雲出沒行如驅婦若呼始覓山中有靈物鬱
鬱其焚蘭覃其擊鼓祝屢云去巫屢舜我民無罪神所憐
一夜雷風三尺雨嶺木兮蒼溪泉兮央央雲散諸峯互明
滅東阡西陌農事忙廟閑山空音響絕某和云高田生黃埃
下田生蒼耳蒼耳亦已無更問麥有幾蛟龍睡足亦解慙二
麥枯時雨如洗不知雨從何處來但聞呂梁百步声如雷試
上城南望城北際天菽麥青成堆飢火燒腸作牛吼不知待
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龍慵但怨天公不怨龍今朝一雨聊
自贖龍神社鬼各言功無功日盜太倉粟嗟我与龍同此責
勸農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詩先自劾此詩言本因龍神懶惰
不行雨却使人怨天公以譏執政大臣不任職不能調理陰
陽却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龍神社鬼比執政大臣

及百執事某自言無功竊祿與大臣無異當時送與李清臣後得一兩日李清臣來相看笑言承見示詩只是勸農使者不啻恁地事弟轍時在徐州李清臣與詩於詩後批云可求子瞻共和其詩云已飯盤蔬彊少留相逢何物可消憂緣君未得酒中趣與我謾爲方外游草草不容移馬足山雄全欲逼城樓濟時異日須公等莫狎翩二海上鷗某和云五斗塵勞尚足留閉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游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朱雲漢成帝時乞斬張禹漢成帝欲誅之朱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足矣龍逢夏桀臣比干商紂臣皆因諫而死某爲屢言新法不蒙施行不合以朱雲自比意言聖明之世必無誅戮之事故未許與朱雲地下游及王粲是魏武帝時人因天下亂離故粲在荊州依託劉表作

登樓賦賦中有懷鄉思歸之思意亦欲作此賦也又用轍韻贈李清臣云城南短李好交遊箕踞狂歌揔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樂天知命我無憂醉呼妙舞留連夜注云邦直家有舞者甚妙又云閑作清詩斷送秋瀟灑使君殊不俗樽前容我攬鬚不後李清臣再次元韻云東來常歎妙朋遊得遇高人蘇子由已誓不言天下事相看俱遣世間憂新詩定及三千首曩別幾成二十秋南省都臺風雪夜問君還記劇談不後李清臣差修國史賦詩送之云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冊不緣麟付君此事寧論晉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某於仁宗朝曾進論二十五首皆論往古得失賈誼漢文帝時人追論秦之過失作過秦論史記載之某妄以賈誼自比意欲李清臣於國史中載所進論

章傳作詩見寄某次韻云並生天地宇同閱古今宙視下則
有高無前孰爲後達人千鈞弩一弛難再設下士沐猴冠已
繫猶跳驟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君看漢唐主宮殿悲麥
秀而况彼區區何異一醉富爰居非所養俯仰眩金奏髑髏
有餘樂不博南面后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疚自從出求仕
役物恐見囿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竇效嘔豈不欲頑質謝
鐫鏤反聞長者言婢直非養壽唾面慎勿拭出胯當俛就居
然成懶廢敢復齒豪右子如照海珠網目疎見漏宏才乏近
用巧舞困短袖坐令傾國容臨老見邂逅吾衰信久矣書絕
十年舊門前可羅雀感子煩屢扣願言歌緇衣子粲予還授
此詩云馬融既依梁班固亦是竇效嘔豈不欲頑質謝鐫鏤
所引梁冀竇憲並後漢時人因時君不明驕暴竊威福用事
馬融班固皆儒者並依託之此詩詆毀當時執政大臣引梁

冀竇憲驕暴竊威福用事以比執政大臣言我不能效馬融
班固依託此人也

赴杭州通判弟轍送至穎州作初別詩云征帆挂西風別淚
滴清潁留連知無益惜此須臾景我生三度別此別尤酸冷
念子似先君木訥剛且靜寡詞真吉人介石乃機警至今天
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任意行无坎井有如醉且墜幸
未傷輒醒從今得閑暇默坐消日永作詩解子憂持用日三
省此詩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爲弟轍曾差在制置三司
條例司充檢詳文字爭議新法不合而罷既美弟轍去之果
決則意亦是譏新法不便也某初到杭州寄子由詩云眼看
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使君何日
換聾丞此詩云眼看時事力難任時事謂新法青苗助役等
事也言已才力不能勝任意亦是譏新法事煩難了辦也

游徑山留題詩云衆峯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塗
勒破千里足金鞭玉轡相回旋人言山佳水亦佳下有萬古
蛟龍淵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茅宴坐荒山巔精誠貫山石為
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窓暖足來朴握夜盃呪水降蜿蜒雪
眉老人朝扣門願為弟子長參禪爾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
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暮鼓驚龍眠晴空偶見浮
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覆載內擾二膏火同烹
煎近來愈覺世議隘每到寬處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廢却
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殘年龍井水
洗病眼有效此詩云近來愈覺世議隘以譏近日進用之人
多是刻薄議論偏隘不容人過失故見山中寬閑之處為樂
也

八月十五日觀潮作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

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時新有旨禁弄潮故
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輕生不自憐蓋言弄潮之人為貪
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死者故朝旨禁斷某為主上好興
水利因作此詩言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意言
東海若知此意當令斥鹵地盡變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者
以譏興水利之難成也

黃庭堅寄書并古風詩與某其書云伏惟閣下李問文章度
越前輩大雅豈弟博約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補郡輒上
課最可謂聲實相中內外稱職其古風詩云江梅有佳實託
根桃李場桃李終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潔冰雪空自
香古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青已黃得升
桃李盤以遠初見嘗終然不可口擲棄官道傍但使本根在
棄捐果何傷又云長松出澗壑十里聞風聲上有百尺絲下

有千歲苓自性得久要為人制頽齡小草有遠志相依在平生醫和不並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醫國何用太早計小大才則殊氣味固相似某荅書云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今之君子謂近日朝廷進用之人意言黃庭堅輕外物而自重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不能援引庭堅而用之也及依韻和荅古風詩云佳穀卧風雨稂莠登我場陳前謾方丈玉食慘無光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載終一嘗顧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不足愠悄徒自傷意言君子如狼莠之奪佳穀也方丈玉食慘無光以譏世之小人輕君子如狼莠之奪佳穀也又云大哉天宇間美惡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飛蚊殷回廊茲時不少假俛仰霜葉黃期君蟠桃枝千載終一嘗顧我如苦

李全生依路傍二不足愠悄二徒自傷意言君子小人進退有時如夏月蚊蠅縱橫至秋自息比黃庭堅於蟠桃進用必遲自比苦李以無用自全又取詩云憂心悄二愠于羣小皆以譏當今進用之人為小人也又云空山學仙子妄意笙簫聲千金得奇藥開視皆稀苓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君今已度世坐閱霜中蒂摩挲古銅人歲月不可計閱風安在哉要君相指似此詩即無譏諷

劉放通判泰州作詩送之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夢魂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此詩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牢是中惟可飲醇酒言當李阮籍口不臧否人物惟可飲酒勿談時事意

以譏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也熙寧四年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放孫洙劉摯皆在本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爲韻內寄劉放詩云去年送劉郎醉語已驚衆如今各漂泊筆硯誰能弄我命不在天羿殼未必中作詩聊遣意老大慵譏諷夫子少年時雄辨輕子貢爾來再傷弓戢翼念前痛廣陵三日飲相對恍如夢况逢賢主人白酒撥春甕竹西已揮手灣口猶屢送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闕此詩云羨子去安閑吾邦正喧闕言杭州監司所聚是時初行新法青苗助役事多故云吾邦正喧闕以譏新法事多不便也熙寧九年劉放寄秦字韻詩与某尋和云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和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夜長鰥守向誰親少思多睡無如我臯息如雷撼四鄰此詩云眼看時事幾番新以譏近日更立新法事

多也劉放聞人唱某小詞作詩相戲某和云十載漂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出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詞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此詩引賀拔慧以錐刺其子舌戒以言語事以戲放又不合引王舒狂言爲王敦炙其眉事以自比以譏時人不能容狂直之言也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四

東坡七

前集

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孫覺云嗟余與子久離羣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其是時約孫覺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言時事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又云天目山前淥浸裾碧瀾堂下看銜鱸作堤捍水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某為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轉運司差相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興水利之人以譏諷水利之不便也

錢藻知婺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席上眾人先索錢藻相別詩欲各分韻作送行詩錢藻作五言絕句一首分得英字韻作古詩送之云老手便劇郡高懷厭承明聊紆東陽綬

一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
漿迎子行得所願愴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賢日旰坐邇英黃
金招樂毅白璧賜虞卿子不少自貶高義空崢嶸古稱爲郡
樂漸恐煩敲榜臨分敢不盡醉語醒還驚此詩言朝廷方急
才多士並進子獨遠出爲郡不少自勉彊求進但守高義意
譏時人之急進也又言青苗助役旣行百姓輸納不前則爲
郡者不免用鞭箠催督醉中道此醒後却驚恐得罪以譏新
法不便也

張方平陳乞得南京留臺有詩送之云我公古仙伯超然羨
門姿偶懷濟物志遂爲世所縻黃龍游帝郊簫韶鳳來儀
終然反冥極豈復安籠池出入四十年憂患未嘗辭一言有
歸意闔府諫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菲茨無人長者側何
以安子思歸來掃一室虛白以自怡游於物之初世俗安得

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鬢生絲出處良細事從公當有時此詩
云無人長者側何以安子思意以子思比方平之賢言朝廷
當堅留本人要任不可令閑也元豐元年王鞏來徐州方平
令王鞏將書一封詩一卷封題曰樂全堂雜詠開看是方平
舊詩一卷某作詩題卷末云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殷勤
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少年有奇志
欲和南風琴荒林蝸蜃亂廢沼蛙蝮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
噫瘖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注云其壻王鞏携來又云云
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爲悲吟願公正王
度祈招繼惜二此詩云人物一衰謝微言難重尋殷勤永嘉
末復聞正始音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晉元帝時衛玠初
過江左王導見之云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今此子復玉振
於江左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某意言晉元帝之時

人物衰謝不意復見衛玠之清談風流亦如今時人物衰謝不意復見方平之文章才氣以譏今時風俗浮薄人物衰謝也意以衛玠比方平故云清談未足多感時意殊深言我非獨多衛玠之清談但感時之人物衰謝微言難繼此意殊深遠也又云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風琴荒林蝮蜚亂廢沼蛙蠃淫遂欲掩兩耳臨文但噫瘖意言少年本有志欲和天子薰風之詩因見學者皆空言無實或雜引佛老異端之書文字雜亂故以荒林廢沼比朝廷新法屢有變改事多荒廢致風俗虛浮學者誕妄如蝮蜚蛙蠃之紛亂故遂掩耳不復論也又云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云見浮丘伯吹簫明月岑遺聲落淮泗蛟鼉爲悲吟意以王子晉比王翬浮丘伯比方平也又云願公正王度祈招繼情二據左傳楚靈王欲求九鼎於周求地於諸侯其臣右尹子革諫王言昔周穆王欲巡行

天下皆將有車轍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王其詩曰祈招之愔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楚靈王不能用以及於難意欲方平勿爲虛言之詩當作詩諷諫朝政闕失如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也

李常寄來字韻詩某依韻和云何人勸我此間來絃管生衣甌有埃淥蟻濡唇無百斛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洒涕循城捨弃孩爲郡鮮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此詩譏新法減刻公使錢太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致絃管生衣釜甌有塵及言蝗蟲盜賊災傷飢饉之甚以譏朝廷政事闕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

赴杭州通判到揚州有劉執孳爲作臺官言事責降湖南孫洙劉放皆在揚州偶然相聚數日別後作詩三首各用逐人字

為韻其作劉摯詩云江陵昔相遇幕府稱上賓再見明光宮
我冠揖搢紳而今三見子坎軻為逐臣朝游雲霄間欲分丞
相茵莫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鄰了不見喜愠子豈真可人邈
迨成一歡醉語出天真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
謬芻狗難重陳歲晚多霜露歸耕當及辰此詩云暮落江湖
上遂與屈子鄰意取屈原放逐湘潭之間而非其罪今劉摯
亦謫官湖南故言與屈子相鄰近也緣是時聞說劉摯為言
新法不便責降既以屈原非罪比摯即是謂摯所言為當意
以譏新法不便也又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
謬芻狗難重陳莊子詆毀孔子言孔子所陳先王之陳迹譬
如已陳之芻狗難再陳也意亦以譏當時執政大臣在田里
之時自比太公伊尹出而試用乃大謬戾當便罷退不可再
施用也

知徐州日僧道潛來相看同在河亭上坐見人打魚其僧買
魚放生作詩某依韻和云法師說法臨泗水無數天花隨塵
尾勸將淨業種西方莫待夢中呼起起哀哉若魚竟坐口遠
愧知幾穆王醴况逢孟簡對盧仝不怕校人欺子美疲民尚
作魚尾赤數罟未除吾頽泚法師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
泥底左傳云如魚頽尾橫流而方楊喬注云魚勞則尾赤是
時徐州大水之後夫役數起言民之疲病如魚勞而尾赤也
數罟謂魚網之細密者又言民既疲病朝廷又行青苗助役
法不為除放如密網之取魚也皆以譏諷朝政闕失及青苗
助役新法不便致大水為災也

杭州一僧寺內秋日開牡丹花數朶陳襄作絕句某和云一
朶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
花得少休此詩譏當時執政以化工比執政以閑花比小民

言執政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暫是閑也

司馬君實在西京葺一園名獨樂園作詩寄之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屨竹色侵盞罍樽酒樂餘春棊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卧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衆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不我捨聲名逐吾輩此病天所赭撫掌笑先生年來效瘖啞此詩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緣光曾言新法不便某亦曾言新法不便既言終當進用光意亦是譏朝廷新法不便終用光改變此法也又言光却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曾鞏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衆人分韻探得燕字韻作詩送之云醉翁門下士雜遝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窮適楚樂生老思燕那因江膾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此詩云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蜩蟬以譏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論褊隘喧乱如蟬又云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者以比曾鞏賢才也後漢黃憲汪汪如萬頃陂言安得有度量如黃憲者以容養此宏才也熙寧五年某寫書簡寄曾鞏言賦役毛起鹽法峻急民不堪命以譏新法青苗助役繁碎如毛及鹽法峻急不堪也

游杭州風水洞節推李似知軾到來在彼等待軾到彼於壁上留題詩云春山磔_二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_二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

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岩水穴舊聞名只
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萼知君繫馬岩花落出城三
日尚透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
安有此詩云世上小兒誇疾走意以譏諷世之小人多務急
進也當年再游風水洞又留題詩云山前乳水隔塵凡山上
仙風舞檜杉細二龍鱗生亂石團三羊角轉空巖馮夷窟宅
非梁棟禦寇車輿謝轡銜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
諷此詩云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諷意謂朝廷行
新法後來世事漸以艱難小人多務讒謗故欲去官隱居
也

和劉道原寄張師民詩云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誇綬
若若猶誦麥青青腐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
盡漸須醒此詩譏近日朝廷進用之人以仁義為捷徑詩書為

逆旅但為印綬爵祿所誘則假捷徑以進如莊子所謂儒以
詩禮發冢故云麥青二又言小人之顧祿位如鴟鵂以腐鼠
嚇鴻鵠其溺於利如人之醉於酒酒盡則自醒也又和劉道
原見寄詩云敢向清時怨不容真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
淮南懼歸去方知翼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鳥未可辨雌
雄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意謂劉恕有李問性
正直故作此詩美之因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也敢向清時
怨不容是時怨自館中出監稅言非敢怨時之不容子也馬
融謂鄭康成吾道東矣故以比之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又以
比怨之直也又使韓愈云翼北馬羣遂空言館中無人也嵇
紹昂二如獨鶴在雞羣又淮南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又以
劉恕比鶴謂眾人為雞也詩云具曰余聖誰知鳥之雌雄意
言當今朝廷進用之人君子小人雜處如鳥不可辨雌雄

也
蔡冠卿知饒州作詩送之云吾觀蔡子與人遊掀唇笑語無
不可平生儻蕩不驚俗臨事迂闊乃過我橫前坑穿衆所畏
布路金珠誰不裹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彊今亦頗怜君
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柁莫嗟天驥逐羸牛欲試良玉
須猛火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轆軻知君決獄有陰
功他日老人酬魏顆此詩云橫前坑穿衆所畏以譏當時用
事之人有逆其意者則設坑穿以陷之也又云布路金珠誰
不裹以譏當時用事之人有順其意者則以利誘之如金珠
布道路也又云爾來變化驚何速昔號剛彊今亦頗以譏士
大夫爲利害所誘脅變化以從之雖舊號剛彊者今亦然也
又云憐君獨守廷尉法晚歲却理鄱陽柁言冠卿獨能守舊
法屢與朝議爭議刑名以致不進用却出守小郡也又云莫

嗟天驥逐羸牛軾以冠卿比天驥以進用而不才者比羸牛
意以譏諷朝廷進退人不當也又云欲試良玉須猛火良玉
經火不變然後爲良言冠卿經歷艱難險阻折挫節操不改如
良玉也又云世事徐觀真夢寐人生不信長轆軻爲冠卿屢
與朝廷爭議刑名致不進用言人事得喪去來譬如夢幻當
時執政必不常進冠卿亦不常退故云人生不信長轆軻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四

前集

三月二十八日校大雨竟日夕可喜也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五

東坡八

前集

杭州知錄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各爲曾承勘本州
姓裴人家女使夏沉香投井及姓裴人家小女孩在井內身
死不明事當時夏沉香只決脊杖放後來本路提刑陳睦舉
駁上件公案差秀州通判張若濟重勘決殺夏沉香上件三
負官因此衝替軾意謂提刑陳睦及勘官張君濟駁勘不當
致此三人非罪失官軾作詩送之云秋風撼撼鳴枯蓼舡閣
荒村夜悄悄正當逐客斷腸時君獨歌呼醉連曉老夫平生
齊得喪尚戀微官失輕矯君今憔悴歸無食五斗未可秋毫
小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蝦蟇行復皎殺人無驗中不快此
恨終身恐難了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期君正
似種宿麥忍飢待食明年麩此詩云君言失意能幾時月啖

蝦蟇行復皎意取盧仝月食詩云傳聞古老說月食蝦蟇精
盧仝意以比朝廷為小人所蒙蔽也某亦言杜子方等本無
罪為陳睦張若濟蒙蔽朝廷衝替逐去後當感悟牽復又云
徇時所得無幾何隨手已遭憂患繞意謂張若濟不久自為
公事故也

錢顛在秀州監稅舊曾作臺官始於秀州与之相見後錢顛
作詩送茶來某作詩謝之云我官於南今幾時嘗盡溪茶与
山茗胃中似記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為君細說我未暇
試評其略差可聽建溪所產雖不同一天与君子性森然
可愛不可慢骨肉膩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過始知
真味永縱復苦硬終可錄汲黯少戇寬饒猛草茶無賴空
有名高者妖邪次頑獷躄輕雖復彊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
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髄葵花玉斝不易致道路幽

險隔雲嶺誰知使者來自西開緘磊落收百餅嗅香嚼味本
非別透紙自覺光炯炯糝糠團鳳友小龍奴隸日注臣雙井
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
時人怒生癭此詩云草茶無賴空有名高者天邪次頑獷以
譏世之小人若不諂媚天邪須頑獷狠劣也又云躄輕雖復
彊浮泛性滯偏工嘔酸冷亦以譏世之小人躄輕浮而性滯
泥也又云其間絕品豈不佳張禹縱賢非骨髄亦以譏世之
小人如張禹雖有學問細行謹飭終非骨髄之人也又云收
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此詩有味君勿傳空使時
人怒生癭以譏世之小人有以好茶鑽求富貴權要者見
此詩當大怒也

范鎮往西京游山作詩送之云小人真闇事閑退豈公難道
大吾何病言深聽者寒憂時雖早白住世有還丹得酒相逢

樂無心所遇安去年行万里蜀路走千盤投老身弥健登山
意未闌西遊爲櫻筍東道盡鷓鴣杖屨携兒去園亭借客
看折花修竹寺弄水石樓灘鬻馬衰憐白鷺雷怯笑韓薛書
標洞府松蓋偃天壇試与劉夫子重尋靖長官此詩云小人
真闇事閑退豈公難意以譏今時之小人闇於事理以進爲
榮以退爲辱范鎮賢者難進而易退小人不知也又云言深
聽者寒謂范鎮舊日多論時事其言深切聽者爲恐意言范
鎮所言爲當時事多不便也

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詩云青蓋前頭
點皂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掠地
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
羽猶能效一揮意取西涼州主簿謝艾本是書生却善用兵
意以自比言聖朝若用軾爲將不減謝艾也

知徐州日作觀百步洪詩云平明坐衙不暖席歸來閉閣閑
終日卧聞客至倒屣迎兩眼蒙籠餘睡色城東洄水步可到
路轉河洪翻雪白安得青絲絡駿馬蹙踏飛波柳陰下奮身
三丈兩蹄間振鬣長鳴身自乾少年狂興久已謝但憶嘉陵
遶劔關劔關大道車方軌君自不去歸何難山中故人應大
笑築室種柳何時還教授舒煥和云先生何人堪並席李郭
相逢上舟日殘霞明滅日脚沈水面浮空天一色磷石若
鐵林兵翻激奔衝精甲白岸頭旌旗簇五馬一櫓飛艎信東
下入夜寒生波浪間汗衣如逐秋風乾相忘河魚玄出沒得
性沙鳥鳴關委蛇二龍乃神物遊樂諸溪誠爲難築亭種
柳恐不暇天下龍雨須公還此詩意並無譏諷

寄劉述詩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翩三十
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戰

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汗質斧保甲連村團未遍方
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脉縷詔書惻
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平生學問止流俗衆裏笙竽誰
比數忽令獨奏鳳將鷓倉卒欲吹那得譜况復連年苦飢饉
剥齧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
洗盞欲彊醉寂寞虛齋卧空甌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
踏筵舞注云近日齋厨索然可笑可笑又云故人屢寄山中
信只有當歸無別語猶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吳
興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開歸作二
浙湖山主高蹤已自雜漁釣大隱何曾弃簪組去年相從殊
未足問道已許談其粗逝將弃官往卒業俗緣未盡那得覩
公家只在雲溪上上有白雲如白羽應憐進退苦皇二更把
安心教初祖此詩云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破銅山鑄銅虎聯

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某爲是時朝廷遣使諸路
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官謂今上有意征討胡虜以譏朝
廷遣使及置將官張皇不便也又云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
取鼉漫戰鼓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汗質斧保甲連村
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脉
縷詔書惻怛信深厚吏能淺薄空勞苦以譏諷朝廷法令屢
變事目煩多吏不能辦也又云况復連年苦飢饉剥齧草木
啖泥土今年雨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彊
醉寂寞虛齋卧空甌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舞注
云近日齋厨索然可笑可笑又云近來屢得山中信只有當
歸無別語猶將雀鼠偷太倉未肯衣冠掛神武意言近日飢
饉蝗蟲之甚以譏諷朝廷政事闕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
又言酒食無備齋厨索然以譏諷朝廷新法減削公使太甚

也公事既多旱蝗又甚公使窘迫所以言山中故人寄語令歸某貪祿未能便掛衣冠而去也又云自從西方冠蓋閑歸作二浙湖山主以譏諷近日提舉官所至苛碎生事故劉述乞宮觀歸湖州也

在杭州日因往諸縣季點至臨安縣有知縣大理寺丞蘇舜舉來相接某與本人同年自來相識本人相見便言我數日前入州却被訓狐押出我來某問其故舜舉言我擘畫人戶供通家業役錢規例一本甚簡便前日將去呈本州諸官皆不以為然呈轉運使王廷老等不喜差急脚子押出城來軾取其規例看詳委是簡便因問訓狐事舜舉言自來聞人說一小話云燕以日出為旦日入為夕蝙蝠以日入為旦日出為夕爭之不決訴於鳳凰鳳凰是百鳥之主至路次相逢一禽鳥謂燕云不須往訴鳳凰在假或鳳凰渴睡今不記其詳

却是訓狐權攝舜舉意以此話戲誚王廷老等不分明別是非隔得一日有周邠李行中二人亦來與同游徑山蘇舜舉亦來山中相見周邠作詩其次韻和荅兼贈蘇舜舉云年來戰紛華漸覺天子勝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淨學道恨日淺問禪慚聽瑩聊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遊吾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窮達付前定鋪糟醉方熟灑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不如從我遊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木山寺稱小徑幽尋自茲始歸路微月映南望功臣山雲外盤飛磴二更渡錦水再宿留石鏡緬懷周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三子至詩律嚴號令籃輿置紙筆得句輕千乘玲瓏苦竒秀名實巧相稱九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空巖側破甕飛溜灑浮磬山前見虛跡候吏饒鼓競我生本艱竒塵土滿釜甑山禽與野獸知我久蹭蹬笑謂候吏還禦虎吾有命徑

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忽起山陰興但報菊花
開吾當理歸榜此詩云鋪糟醉方熟灑面呼不醒奈何效燕
蝠屢欲爭晨暝賦意以譏諷王廷老等昏闇如醉不從蘇舜
舉擘畫簡便規例如訓狐不分明別是非也

知湖州日周郊作長韻律詩見寄依韻和荅云俯仰東西閱
數州老於岐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謝令已見兒童迎細侯
政拙年_二祈水旱民勞_二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
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慙孔孟扶顛未可責求由漸謀田舍
猶懷祿未脫風濤且傍洲罔_二可憐真喪狗時_二相觸是虛
舟竭來震澤都如夢只有苕溪可倚樓齋釀酸甜如蜜水樂
工零落似風甌遠思顏柳并諸謝近憶張陳与老劉風定軒
窗飛豹脚雨餘欄檻上蝸牛舊遊到處皆蒼蘚同甲惟君尚
黑頭憶昔湖山共尋勝相逢杯酒兩忘憂醉看梅雪清香過

夜掉風舡駭汗流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遊海南
未起垂天翼澗底仍依徑寸麻已許秋風掃過我預憂詩筆
老難酬此生歲月行飄忽晚節功名亦繆悠犀首正緣無事
飲馮驩應為有魚留從今便踏青州麴薄酒知君笑督郵此
詩云俯仰東西閱數州老來岐路豈伶優初聞父老推謝令
已見兒童迎細侯政拙年_二祈水旱民勞_二避嘲謳河吞
巨野那容塞盜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應慙孔孟扶顛未可
責求由意自言遷徙數州未蒙朝廷擢用老於道路并所至
遇水旱盜賊夫役數起民勞以譏朝廷政事闕失并新法不
便之所致也言已仕而道不行則非仕道也故有慙於孔孟
孔子責仲由冉求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顛謂傾仆也意以譏當今朝政闕失而執政大臣不能扶正
傾仆也

後杞菊賦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
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常疑之以爲士不遇
窮約可也至於飢餓嚼齧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
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時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
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
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繆作後杞菊
賦以自嘲且解之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
客之造請後椽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
設攬草木以誑口對案頰感舉箸噎嘔昔陰將軍設麥飯與
葱葉并丹推去而不輒怪先生之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
忻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
爲美何者爲陋或糠覈而瓠肥或梁肉而黑瘦何侯方丈庾
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爲糧以菊
無備也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五

前集

三月二十九日游極樂寺牡丹盡放文官將謝矣
歸後校此卷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六

東坡九

前集

王定國聞見近錄云王和父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螫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螫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石林詩話云元豐間蘇子瞻繫御史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螫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知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

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二說未知孰是

東坡云余家有歙研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之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頌者三物耳蓋研与少微為五邪

茗溪漁隱曰東坡鳳味古研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散虛竇殘璋斷壁澤而黝治為書研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余至富沙按其地里武夷在富沙之西隸崇安縣去城二百餘里北苑在富沙之北隸建安縣去城二十五里北苑乃龍焙每歲造貢茶之處即与武夷相去遠甚其言帝規武夷作茶園者非也想當時

傳聞不審又以武夷山為鳳凰山故有山為孤鳳翔且嗅之句其實北苑茶山乃名鳳凰山也北苑土色膏腴山宜植茶石殊少亦頑燥非研材余屢至北苑詢之土人初未嘗以此石為研方悟東坡為人所誑耳若劔浦黯淡有一種石黑眉黃眼自舊人以為研余意鳳味研必此灘之石然亦与武夷相去遠矣又荔枝歎云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亦誤指其地武夷未嘗有茶二之精絕者乃在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与西來武夷溪水合流東去劔浦固亦不可雷同言之

東坡云昨夜夢參寥師攜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荅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記其事

三山老人語錄云五代時鄭遨茶詩云嫩芽香且靈吾謂草

中英夜白和烟搗寒爐對雪烹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范文正公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茶色以白為貴二公皆以碧綠言之何邪學林新編云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則火前謂寒食前也其下則兩前謂穀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綠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蘩細微不可多得若取數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點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齊己茶詩曰甘傳天下口貴占火前名又曰高人愛惜藏甌裏白甌封題寄火前丁謂茶詩曰開緘試新火湏汲遠山泉凡此皆言火前蓋未知社前之品為佳也鄭谷茶詩曰入坐半甌輕泛綠開緘數片淺含香鄭雲叟茶詩曰羅憂碧粉散嘗見綠花生沈存中論茶謂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宜改綠為玉翠為素此論可也而舉一夜風吹一寸長之句以為茶之精美

不必以雀舌鳥觜為貴今案茶至於一寸長則其芽葉大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論曲矣盧仝茶詩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薛能謝劉相公寄茶詩曰兩串春團敵夜光名題天柱印維陽茶之佳品珎踰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盧仝以兩串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也齊己詩角開香滿室爐動綠凝鐺丁謂詩曰未細烹還好鐺新味更全此皆煎啜之也煎啜之者非佳品矣唐人於茶雖有陸羽為之說而持論未精至本朝蔡君謨茶錄既行則持論精矣以茶錄而覈前賢之詩皆未知佳味者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以前茶惟貴蜀中所產孫楚歌云茶出巴蜀張孟陽登成都樓詩云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區他處未見稱者唐茶品雖多亦以蜀茶為重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

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畢至最為盛會杜牧詩所謂溪盡停蠻棹旗張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澗渡喧豨劉禹錫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攜妓採茶時皆以此建茶絕亡貴者僅得挂一名尔至江南李氏時漸見貴始有團圈之製而造作之精經丁晉公始大備自建茶出天下所產皆不復可數今出處壑源沙溪土地相去丈尺之間品味已不同謂之外焙况他處乎則知雖草木之微其顯晦亦自有時然唐自常袞以前閩中有未讀書者自袞教之而歐陽詹之徒始出而終唐世亦不甚盛今閩中舉子常數倍天下而朝廷將相公卿每居十四五人物尚尔况草木微物也顧渚湧金泉每造茶時太守先祭拜然後水漸出造貢茶畢水稍減至貢堂茶畢已減半太守茶畢遂涸蓋常時無水也或聞今龍焙泉亦然茗溪漁隱曰北苑官焙也漕司歲以入貢茶為上壑

源私焙也土人亦入貢茶為次二焙相去三四里間若沙溪外焙也與二焙相去絕遠自隔一溪茶為下山谷詩云莫遣沙溪來乱真正謂此也官焙造茶常在驚蟄後一二日興工采摘是時茶芽已皆一槍蓋閩中地暖如此舊讀歐公詩有喊山之說亦傳聞之訛耳龍焙泉即御泉也水之增減亦隨水旱初無漸出遂涸之異但泉味極甘正宜造茶耳東齋記事云蜀中數處產茶雅州蒙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即書所謂蔡蒙旅平者也方茶之生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

遜齋閑覽云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云出益州唐以蒙山顧渚蘄門者為上品尚雜以蘇椒之類故李泌詩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蘇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為貴止曰煎茶不知點試之妙大率皆草茶也陸羽茶經統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

者其味極佳而已今建安為天下第一

高齋詩話云鄭可簡以貢茶進用累官職至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轉運使其姪千里於山谷間得朱草可簡令其子待問進之因此得官好事者作詩云父貴因茶白兒榮為草朱而千里以從父奪朱草以予子誒不已待問得官而歸盛集為慶親姻畢集眾皆贊喜可簡云一門僥倖其姪遽云千里埋冤眾皆以為的對是時貢茶一方騷動故也茗溪漁隱曰余觀東坡荔支歎注云大小龍茶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驚歎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閩中監司乞進鬪茶許之故其詩云武夷谿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鬪品充官茶則知始作俑者大可罪也

茗溪漁隱曰詩云誰謂茶苦爾雅云檟苦茶注樹似梔子今

呼早采者為茶晚采者為茗一名薺蜀人名之苦茶故東坡乞茶我詩云周詩記苦茶茗飲出近世初緣厭梁肉假此雪昏滯蓋謂是也六一居士嘗新茶詩云泉甘器潔天色好坐中揀擇客亦佳東坡守維揚於石塔寺試茶詩云禪窓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正謂諺云三不點也

西清詩話云葉濤詩極不工而喜賦詠嘗有試茶詩云碾成天上龍兼鳳煮出人間蟹与蝦好事者戲云此非試茶乃碾玉匠人嘗南食也

唐子西鬪茶記云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年親享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銚要之貴新水不問江

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偽固不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有茶味哉茗溪漁隱曰壬午之春余赴官閩中漕幕遂得至北苑觀造貢茶其最精即水芽細如針用御泉水研造社前已嘗貢餘每片計工直四萬錢分試其色如乳平生未嘗曾啜此好茶亦未嘗_二茶如此之蚤也茗溪漁隱曰魯直諸茶詞余謂品令一詞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結尾三四句詞云鳳舞團_二餅恨分破教孤令金渠躰淨隻輪慢碾玉塵光瑩湯響松風早減二分酒病味濃香永醉鄉路成佳境恰如燈下故人萬里歸來對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東坡云余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咨家弟子由會草舍中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蓋如醉楊云夏雨淒涼似秋僕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喫饅頭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

三山老人語錄云蘇子由嘗作省事詩云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蓋省事即省念入道之門也夷堅志云紹興二年虔寇謝達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蕩无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処否麾兵救之復料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熱甚衆是皆劇賊而知尊敬蘇公如此彼欲火其書者可不愧乎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六

前集

三月二十九日校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七

山谷上

前集

洪駒父詩話云山谷父亞夫詩自有句法山谷書其大孤山宿
趙屯兩詩刻石於落星寺兩詩警拔世多見之矣余記其怪
石一絕句云山鬼水怪着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鈎簾坐對
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老杜祖審言與沈宋同時詩極工
不在沈宋下故老杜詩云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是也山
谷句法高妙蓋其源流有所自云

漫叟詩話云山谷詩云遣悶悶不離眼前避愁亦知人處
乃出庾子山愁賦云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

山谷云竹夫人乃涼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
青青竹之所長故為名曰青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絃風拂席
昭華三弄月侵牀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穠李

昭華貴人家二女奴也茗溪漁隱曰呂居仁詠秋後竹夫人詩云與君宿昔尚同牀正坐西風一夜涼便李短檠牆角棄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易變乃如此世事多虞祇自傷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望專房晁无咎詩不見班姬與陳后寧聞衰落尚專房居仁用此語也

禁鬻云魯直換字對句法如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清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盃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鞦韆門巷火新改桑柘田園春向分忽乘舟去值花雨寄得書來應麥秋其法於當下平字處以仄字易之欲其氣挺然不羣前此未有人作此體獨魯直變之茗溪漁隱曰此體本出於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柑猶自青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日踈負塩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舡何郡郎沙

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似此體甚多聊舉此數聯非獨魯直變之也余嘗效此體作一聯云天連風色共高暈秋與物華俱老成今俗謂之拗句者是也

張文潛云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詩人謹守之獨魯直一掃古今出曾臆破棄聲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鐘磬聲和渾然有律呂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茗溪漁隱曰古詩不拘聲律自唐至今詩人皆然初不待破棄聲律詩破棄聲律老杜自有此體如絕句漫與黃河江畔獨步尋花夔州歌春水生皆不拘聲律渾然成章新奇可愛故魯直效之作病起荊州江亭即事謁李材叟兄弟謝荅聞善絕句之類是也老杜七言如題省中院壁望岳江雨有懷鄭典設書夢愁彊戲爲吳體十二月一日三首魯直七言如寄上叔父夷仲次韻李任道晚飲鎖江亭兼簡履

中南玉寥致平送綠荔支贈鄭郊之類是也此聊舉其二三
覽者當自知之文潛不細考老杜詩便謂此体自吾魯直始
非也魯直詩本得法於杜少陵其用老杜此体何疑老杜自
我作古其詩体不一在人所喜取而用之如東坡在嶺外游
博羅香積寺同正輔遊白水山聞正輔將至以詩迎之皆古
詩而終篇對屬精切語意貫穿此亦是老杜体如岳麓山道
林二寺行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入衡州奉贈李八丈判
官晚登瀛上堂之類槩可見矣

石林詩話云蜀人石翼黃魯直在黔中時游從最久嘗言見
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
為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
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窓風雨來余
以謂氣格當勝前聯也

山谷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李詩者雖時有妙句
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体得一處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開
眼全体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又云詩文不可鑿空彊
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
致意乃可成章

後山詩話云乞猫詩秋來白鼠輩欺猫死窺瓮翻盤攪夜眠
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稽而可喜千歲而
下讀者如新

西清詩話云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
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此已非髫稚
語矣

桐江詩話云卅傳山谷七歲作牧童詩云騎牛遠過前村
短笛風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謂洪龜父云甥最愛老舅詩中何語龜
父舉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黃流不解澗明月
碧樹為我生涼秋以為深類工部山谷云得之矣腸字韻茶
詩山谷自和云曲几團蒲聽煮湯煎成車聲遶羊腸東坡見
之云黃九怎得不窮張文潛嘗謂余曰黃九似桃李春風一
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真是奇語茗溪漁隱曰汪彥章有千
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氈寒之句效山谷躰也余亦嘗
效此体作一聯云釣艇江湖千里夢客擅風雪十年寒
呂氏童蒙訓云或稱魯直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
燈以為極至魯直自以此猶砌合須石吾甚愛之勿使牛礪
角牛礪角尚可牛鬪殘我竹乃可言至耳然如魯直百里大
夫冢詩與快閣詩已自見成就處也

侯鯖錄云熙寧中黃魯直為宮教五開府者酒餘脫淺色香

羅襖衣之魯直醉中作詩曰疊送香羅淺色衣着來春氣入
書帷到家慈母驚相問為說王孫脫贈時

茗溪漁隱曰山谷詩焉知冶容子掩袂泣前魚事見文選中
山王孺子妾歌注魏王與龍陽君共舡而釣得十餘魚而弃
之泣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所得也今
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聞臣得幸畢褰
裳而趨臣亦同所得魚將弃矣得無涕乎王乃令曰敢言美
人者族

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
謂之鄭花王荆公嘗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
採鄭花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孤絕處補陀
山譯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即此花尔不然何以觀音老人端
坐不去邪詩曰北嶺山礬取次開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

氣難料理愛着幽香未擬回又詠水仙花有山礬是弟梅是兄之句

高齋詩話云唐人題唐昌觀玉蘂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二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今瑒花即玉蘂花王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多聞士也家藏異書古刻至多有楊汝士与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蘂斷無疑矣傳子容見此帖乃作絕句云比瑒更礬搃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蘂花茗溪漁隱曰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夫野叟問所謂鄭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也其葉如凍青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丈餘暮春開花如凍青花

雖香而甚烈全不旖旎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与余所見全不類今江浙山野間別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黃耳未知孰是

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以爲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自文饒賞翫始得名此爲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爲四段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此花矣詢之土人皆莫知爲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自王元之始易其名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与花不類也

茗溪漁隱曰余頃歲往來湘中屢遊浯溪徘徊磨崖碑下讀諸賢留題惟魯直文潛二詩傑句偉論殆爲絕唱後來難復措詞矣魯直詩云春風吹舡着一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

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奔竄烏擇栖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跼蹐還京師內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後世但賞瓊琚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為洗前朝悲文潛詩云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英雄才舉旗為風偃為雨灑掃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曾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山十丈磨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廢興增歎慨當時數子今安在君不見荒涼涪水棄不收時有游人打碑

賣

洪駒父詩話云記夢詩云衆真絕妙擁靈君曉然夢之非紛紜窻中遠山是眉黛席上榴花皆舞袂借問琵琶得聞否靈君色莊妓揺手兩客爭甚爛斧柯一兒壞局君不呵杏梁歸燕空語多奈此雲窻霧閣何余嘗問山谷云此記一段事也嘗從一貴宗室攜妓遊僧寺酒闌劇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曉然夢之非紛紜之句

冷齋夜話云魯直元祐初晝卧菩提寺時新秋雨過涼甚夢与一道士牽衣昇雲而去望見雲濤際天夢中問道士無舟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与公游蓬萊即襪而履之魯直意不欲行道士彊邀之俄覺天風吹鬢毛骨為戰慄道士令但斂目惟聞足底聲如松風獵忽有犬吠開目不見道士惟見宮殿千門萬戶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昇殿主者衣絳摺仙

冠執塵尾仙女擁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魯直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者色莊故其句云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妓握手頃與余同宿九江舟中親為余言之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漫叟詩話云山谷晚年草字高出古人余嘗收得草書陶淵明結廬在人境一篇紙尾復作行書小字跋之云往時作草殊不稱意人甚愛之惟錢穆父蘇子瞻以為筆俗予心知其然而不能改數年百憂所集不復玩思於筆墨試以作草乃能蟬蛻於塵埃之外然自此人當不愛耳又榮衰無定在一篇跋云陶淵明此詩乃知阮嗣宗當斂衽何況鮑謝諸子邪詩中不見斧斤而磊落清壯惟陶能之又題大雲倉達觀臺一首瘦藤柱到風煙上乞與游人眼豁開不知眼界闊多少白鳥飛盡青天回又甲子春過揚州芍藥未開一首春風十

里珠簾捲髮髻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

王直方詩話云醪醑本酒名也世以其開花顏色似之故以取名山谷所以有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之句又云風流徹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韓持國絕句云平生為愛此香濃仰面嘗迎落絮風長恐春歸有遺恨典刑猶在酒杯中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醪醑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類也而吾叔淵才作海棠詩又不然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

呂氏童蒙訓云義山雨詩撼二度瓜園依二傍水軒此不待說雨自然知是雨也後來魯直無已諸人多用此躰作詠物

詩不待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便見妙處如魯直醠醠詩云
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

茗溪漁隱曰詩人詠物形容之妙近世爲最如梅聖俞蝟毛
蒼二磔不死銅盤直二釘頭生吳雞鬪敗絳幘碎海蚌扶出真
珠明誦此則知其詠芡也東坡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
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誦此則知其詠
荔支也張文潛平池碧玉秋波瑩綠雲擁扇青搖柄水宮仙
女鬪新粧輕步凌波踏明鏡誦此則知其詠蓮花也如唐彥
謙詠牡丹詩云爲雲爲雨徒虛語傾國傾城不在人羅隱詠
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非不形容但
不能臻其妙處耳蘇黃又有詠花詩皆托物以寓意此格尤
新奇前人未之有也東坡謝杜沂遊武昌以醠醠見惠詩云
淒涼吳宮闕紅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簫來絕巘餘妍入

此花千載尚清婉山谷詠水仙花詩云凌波仙子生塵襪水
面盈二步微月是誰招此斷腸菟種作寒花寄愁絕詠桃花
絕句云九疑山中萼綠華黃雲承襪到羊家眞筌蝕詩句
斷猶託餘情開此花余嘗因庭下黃白菊花相間開遂效此
格作詩詠之曰何處金錢與玉錢化爲蝴蝶夜翻二青絲網
住芳叢上開作秋花取意妍金玉錢事見杜陽雜編唐穆宗
時禁中花開夜有蛺蝶數萬飛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
有獲者上令張網空中得數百遲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也
古人有詠玉簪花詩云燕罷瑤池阿母家飛瓊扶上紫雲車
玉簪墜地無人拾化作東南第一花稱此格也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七

前集

三月初一日後是日祝竺樓邀飲御花園賞花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八

山谷中

前集

後山詩話云黃詞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為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為留連遂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

王直方詩話云宗室大年名令穰喜微行而善畫小景山谷贈之以詩云揮毫不作小池塘蘆荻江邊落鴈行雖有珠簾籠翡翠不忘烟雨罩鴛鴦蓋有所譏也

冷齋夜話云秦少游責雷州詩曰南土四時都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時忘了家鄉黃魯直責宜州詩曰老色日上面懽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輕紗一幅

中小簟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少游情鍾故詩酸
楚魯直學道故詩閑暇至東坡則云平生萬事足所欠唯一
死英特邁往之氣可畏而仰哉茗溪漁隱曰老色日上面懽
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後當不如今乃白樂天東城尋春詩
也輕紗一幅中小簟六尺牀無客盡日靜有風終夜涼亦白
樂天竹窻詩也二詩既非魯直所作冷齋何爲妄有學道閑
暇之語邪

茗溪漁隱曰荆公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鉤絲山
谷詩云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鉤絲荆公又有小立
佇幽香之句山谷亦有小立近幽香之句語意全然相類二
公豈竊詩者王直方云當是暗合亶其然乎

後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庶謝景初學
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壻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然過

於出奇不知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
而奇耳

隱居詩話云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
未使之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
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編後略曰端求古
人遺琢削手不停方其得璣羽往往失鵬鯨蓋謂是也

茗溪漁隱曰呂居仁近時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嘗作宗
派圖自豫章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
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
楊符謝邁夏傀林敏功潘大觀何覲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
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
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燿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
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

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躰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予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竊謂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躰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真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句傳於世爲時所稱道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余是以辨之

呂氏童蒙訓云學古人文字須得其短處如杜子美詩頗有近質野處如封主簿親事不合詩之類是也東坡詩有汗漫處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皆不可不知東坡詩如成都畫

手開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皆窮極思致出新意於法度表前賢所未到然學者專力於此則亦失古人作詩之意茗溪漁隱曰童蒙訓乃居仁所撰譏魯直詩有太尖新太巧處無乃與江西宗派圖所云抑揚反覆盡兼衆體之語背馳乎

冷齋夜話云山谷南遷與余會于長沙留碧湘門一月李子光以官舟借之爲憎疾者腹誅因携十六口買小舟余以舟迫窄爲言山谷笑曰烟波萬頃水宿小舟與大厦千楹醉眠一榻何所異道人繆矣即解絳去聞留衡陽作詩寫字因作長短句寄之曰大厦吞風吐月小舟坐水眠空霧窻春曉翠如葱睡起雲濤正湧往事回頭笑處此生彈指聲中玉牋佳句敏驚鴻聞道衡陽價重時余方還江南山谷和其詞曰月仄金盆隋水鴈回醉墨書空君詩秀絕雨園葱想見衲衣

寒擁蟻穴夢魂人世楊花蹤跡風中莫將社燕笑秋鴻處
春山翠重

山谷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彊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曾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過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

山谷云嘗作得兩句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贈誰遂不能成章又嘗嘲一浴濁者人云濁氣撲不破清風倒射回東坡言無以復加

類苑云魯直善用事若正爾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

謂之堆垛死屍如詠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履身後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隱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呂氏童蒙訓云東坡詩云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或一道也魯直作詠物詩曲當其理如猩猩筆詩平生幾兩履身後五車書其必此詩哉

苕溪漁隱曰正法眼藏云石頭一日問藥山曰子近日作麼生山曰皮膚脫落盡惟有真實在魯直別楊明叔詩云皮毛剝落盡惟有真實在全用藥山禪語也

王直方詩話云謝王炳之惠玉版紙詩云王侯鬢若綠坡竹此出髯雙傳炳之大以為憾送零陵主簿夏君玉詩末云因行訪幽禪頭陀烟雨外蓋君玉頭甚大故以此戲之

冷齋夜話云王榮老嘗官于觀州罷官渡觀江七日風作不

得濟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異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
老顧無有止有黃塵尾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石研獻之風
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魯直草書扇
頭子題韋應物詩曰為憐幽草澗邊行上有黃鸝遶樹鳴春
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公取視恍惚之勢曰我猶
不識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對
展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予謂觀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
然何嗜之深耶

東坡云魯直作漁父詞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
驚魚錯認月沉鉤青蒻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
細雨轉舡頭其詞清新婉麗聞其得意自言以水光山色替
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
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也

王直方詩話云讀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頭白
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為君明故人
相見尚青眼新貴即今多白頭江山萬里將頭白骨肉十年
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樽開此坡谷所作也其用青眼
對白頭者非一而工拙亦各有差耳老杜亦云別來頭併白
相對眼終青

茗溪漁隱曰魯直觀伯時畫馬詩云儀鸞供帳饗蟲行翰
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縱橫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窻不
遯令人瘦貧馬百散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
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此格禁巒謂之促句換韻其法三句
一換韻三疊而止此格甚新人少用之余嘗以此格為鄙句
云青玻瓈色瑩長空爛銀盤挂屋山東晚涼徐度一襟風天
分風月相管領對之技癢誰能忍吟哦自恨詩才窘掃寬露

坐發興新浮蛆琰。拋青春不妨舉醖成三人。
山谷云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盂而終歲蕭然。疲役此何
理。邪男女婚嫁。緣渠儂隨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
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
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湛然。可復有不足
之歎邪。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八

前集

四月朔校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九

前集

山谷下

後山詩話云。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
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學
杜無成。不失爲功。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
唐子西語錄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
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
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茗溪漁隱曰。近時學詩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學
少陵者也。故陳無已曰。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少陵。故其
詩近之。今少陵之詩。後生少年。不復過目。抑亦失江西之意
乎。江西平日語學者。爲詩百趣。亦獨宗少陵一人而已。余爲
是說。蓋欲學詩者。師少陵而友江西。則兩得之矣。

呂居仁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云寵諭作詩次第此道不講
久矣如本中何足以知之或勵精潛思不便下筆或遇事因
感時二舉揚工夫一也古之作者正如是耳惟不可鑿空彊
作出於牽彊如小兒就學俯就課程耳楚詞杜黃固法度所
在然不若徧考精取悉為吾用則姿態橫出不窘一律矣如
東坡太白詩雖規摹廣大學者難依然讀之使人敢道深雪滯
思無窮苦艱難之狀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須令有所悟入則
自然越度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
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
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它人觀舞劍有何干涉非獨作
文學書而然也和章固佳然本中猶竊以為少新意也近世
次韻之妙無出蘇黃雖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韻之工使
事之精有不可及者第二帖云詩卷熟讀深慰寂寞蒙問加

勤尤見樂善之切不獨為詩賀也其間大概皆好然以本中
觀之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闊欲波瀾之闊去須於規
摹令大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摹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治擇功
已倍於古矣試取東坡黃州已後詩如種松醫眼之類及杜
子美歌行及長韻近躰詩看便可見若未如此而事治擇恐易
就而難遠也退之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大
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
宜如此則知所以為文矣曹子建七哀詩之類宏大深遠非
復作詩者所能及此蓋未始有意於言語之間也近世江西
之學者雖左規右矩不遺餘力而往二不知出此故百尺竿
頭不能更進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

宋子京筆記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躰規
畫圓准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

曰謝朝花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苕溪漁隱曰學詩亦然若循習陳言規摹舊作不能變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家魯直詩云隨人作計終後人又云文章最忌隨人後誠至論也

苕溪漁隱曰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當時爭名互相譏誚東坡嘗云黃魯直詩文如螭蟬江珧柱格韻高絕盤殮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云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視之世自有公論豈至各如前言蓋一時爭名之詞耳俗人便以為誠然遂為譏議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邪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於世

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舊所作詩文名以焦尾弊帚少游云每

覽此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邈然有二漢之風今交遊中以文墨稱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傍覺我形穢也有學者問文潛模範曰看退聽藁蓋山谷在館中時自號所居曰退聽堂

後山詩話云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為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呂氏童蒙訓云讀莊子令人意寬思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漫叟詩話云王侯文采似於菟洪甥人間汗血駒相將問道城南隅無屋止借舡官居或云當作官舡居非也庾子山賦云風吹雲夢凍合舡官注舡官官舡也凡讀人詩不可以臆見擅改字

王直方詩話云蠟梅山谷初見之作二絕一云金蓓鎖春寒
惱人香未展雖無桃李顏風味極不淺二云躡薰山麝臍色
染薔薇露披拂不滿襟時有暗香度緣此蠟梅盛於京師然
交游間亦有不喜之者余嘗爲作解嘲云紛紅紫雖無韻
映帶園林正要渠誰遺一枝香最勝故應有客問何如茗溪
漁隱曰東坡亦有蠟梅詩云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
老家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爲花亦其物不獨山谷有詩也
余嘗和人詠蠟梅絕句因紀其事云新詩湔拂自蘇黃想見
當年喜色香草木無情遇真賞豈知千載有餘芳

石林詩話云外祖晁君誠善詩蘇子瞻所謂溫厚靜深如其
爲人者也黃魯直嘗誦其小雨惜二人不寐卧聽羸馬齧
殘藟愛賞不已他日得句云馬齧枯其喧午枕夢驚風雨
浪翻江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

余始聞舅氏言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於逆旅聞旁舍
有澎湃鞞鞞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
与草齟齬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
以意索殆適相遇而得之也

山谷云賈天錫作意和香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和香極
寒氣也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兵衛森畫戟畫寢凝
清香爲韻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稱此香耳然余
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爲我作寒計惠送騏
驎院馬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餅報之或笑曰不爲公詩爲
地邪應之曰詩或能爲人作崇豈若馬通薪使水雪之辰鈴
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溫邪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
太晚也茗溪漁隱曰十詩中如險心游萬仞躁欲生五兵隱
几香一炷靈臺湛空明誠佳句也

漫叟詩話云諺云至家千里勿食蘿摩栲栳山谷嘗賦道院栲栳詩云去家尚勿食出家安用許時同賦者服其用事精確

高齋詩話云山谷詩云山椒欲雨好雲氣湖面逆風生水紋汪彥章詩云野田無雨出龜兆湖水得風生穀紋

山谷云古人有言并敵一嚮千里殺將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棄書冊而游息書味猶在胸中久之乃見古人用心處如此則盡心於一兩書其餘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耳古人嘗喻植楊二天下易生之木也倒植之而生橫植之而生然一人植之一人拔之雖千日之功皆棄此最善喻也

苕溪漁隱曰食筍詩云甘菹和菌耳辛膳膈薑芥菹酢菜也亦作菹側魚切膈音而煮熟也

潘子真詩話云霜威能折綿之句予問折綿所從來山谷曰

勁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庾肩吾詩也

後山詩話云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唐諸人不迨也

王直方詩話云洪龜父常有詩云琅玕嚴佛界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云琅璫鳴佛屋龜父前後作詩惟有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鵬背一聯最為妙絕山谷亦嘗歎賞此句

雪浪齋日記云槐夏棗花纂二麥秋榷子離二不羨十千

美酒難忘三百枯棋兩部池蛙當效千山飛鳥催沽引睡直

須黃妳曲肱正要青奴此洪駒父少作也又詩云背秋轉覺

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

呂氏童蒙訓云山谷嘗謂諸洪言作詩不必多如三百篇足

矣某平生詩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餘者不能認得諸洪皆

以為然徐師川獨笑曰詩豈論多少只要道盡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顧曰某所說止謂諸洪作詩太多不能精致耳

漁隱叢話卷第四十九

前集

四月初百校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

前集

秦少游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嘗以真字題月團新碾瀾花瓷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一絕於邢敦夫扇上山谷見之乃於扇背復作小草題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惹泣秋一絕皆自所作詩也少游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王直方詩話云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園題詩于壁云荷氣竹風宜永日冰壺涼簟不能回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為蘇二大似相薄少游極怨山谷和寄寂齋詩云志大略細謹言蔡州事少人知者因此句使人吹毛耳

高齋詩話云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

之詞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者是也又贈陶心兒詞云天外一鉤橫月帶三星謂心字也葉致遠屢對荆公稱秦少游詩公嘗有別紙云秦君之詩清新婉麗鮑謝似之又云公愛秦君數口之今得其詩手之而不釋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吾二人嗜好異乎蓋少游嘗爲道士書符咒水故公有是語苕溪漁隱曰東坡嘗有書薦少游於荆公云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已無逃於左右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若此類未易一一數也荆公荅書云示及秦君詩適葉致遠一見亦以謂清新嫵麗鮑謝似之公竒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又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異乎二書所云如此高齋以謂葉致遠屢對荆公稱秦少游詩嘗

有別紙真誤也東坡謂少游通曉佛書故荆公有秦君嘗學至言妙道之語高齋以謂少游嘗爲道士書符咒水又誣也冷齋夜話云少游到郴州作長短句云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遶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東坡絕愛其尾兩句自書於扇曰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

詩眼云或問余東坡有言詩至於杜子美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杜之前人固未有如老杜後世安知無過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飛滅却春若詠落花則語意皆盡所以古人旣未到決知後人更無好語如畫馬詩云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則曹將軍能事與造化之功皆不可以有加矣至其他吟詠人情模寫景物皆如是也老杜謝

嚴武詩云雨映行宮辱贈詩山谷云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後曉句中當無虛字後誦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公曰此詞高絕但既云斜陽又云暮則重出也欲改斜陽作簾櫳余曰既言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公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先生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當重疊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爲黃本錢穆父爲戶書皆居東華門之堆塚塲少游春日嘗有詩遺穆父云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爲酒家貧食粥已多時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冷齋夜話云東坡初未識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陽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

老出少游詩詞數十篇讀之乃嘆曰向書壁者定此郎也後尚少游維陽飲別作虞美人曰波聲拍枕長淮曉隙月窺人小無情汴水自東流只載一船離恨向西州竹陰花圃曾同醉酒未多於淚誰教風鑿在塵埃醞造一場煩惱送人來世傳此詞是賀方回所作雖山谷亦云大觀中於金陵見其親筆醉墨超放氣壓王子敬蓋東坡詞也

王直方詩話云少游嘗因晚出右掖門有詩云金爵觚稜轉夕輝飄三宮葉愴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覓身從天上歸識者以爲少游作一黃本校勘而銜耀如此必不遠到

冷齋夜話云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橋橋南北多海棠有老書生家於海棠叢間少游醉宿於此明日題其柱云喚起一聲人悄衾暖夢寒窻曉瘴雨過海棠晴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瘦瓢共白齋健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

間小東坡愛其句恨不得其腔當有知者

桐江詩話云少游汝南作教官日郡將向宗回團練有登城詩少游次韻兩篇云法法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燒痕千點湘妃枝上淚一聲杜宇水邊魂遙憐鴻隙陂穿路尚想元和賊負恩粉堞朱垣都過了恍如陶侃夢天門庖煙起處認孤村天色清寒不見痕車輞湖邊梅濺淚壺公祠畔月銷魂封疆盡是春秋國廟食多懷將相恩試問李斯長歎後誰牽黃犬出東門又嘗於程文通會間賦牽牛花詩云銀漢初移漏欲殘步虛人倚玉欄干仙衣染得天邊碧乞與人間向曉看又一歲太呼王左丞二月十一日生日程文通諸人前期袖壽詩草謁少游問曰左丞生日必有佳作少游以詩草示之乃歷小青字韻俱盡首云元氣鍾英偉東皇賦炳靈萸敷十一莢椿茂八千齡汗血來

西極搏風出北溟諸人愕然相視讀畢俱不敢出袖中之草唯唯而退

王直方詩話云參寥言舊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云樓闕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雲氣繞宮牆亂絮述春闊媽花困日長平康在何處十里帶垂楊莘老嘗讀此詩至末句云這小子又賤發也少游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旬牽酒伴猶未獻長楊

石林詩話云元祐初駕幸太學呂丞相微仲有詩中間押行字韻館閣諸人皆和秦學士觀一聯云法天壁水遙迎仗映月深衣不亂行諸生聞之亦闕然觀為人喜傲謔然此句實於趁韻未必有意也

桐江詩話云暢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女為黃冠者十之八九時有女冠暢道姑姿色妍麗神仙中人也少

游挑之不得作詩云瞳人剪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裹寒玉
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塵俗霧閣雲窗久莫窺門
前車馬任東西礼罷曉壇春日静落紅滿地乳鴉啼
吕氏童蒙訓云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之類李公擇以
爲謝家兄弟得意不能過也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
成一家与舊作不同

冷齋夜話云少游南遷宿邗亭湖廟下登舟縱望久之歸
卧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憶昔嘗宿乘雲
老借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俄夢美人以維摩像來求贊
少游極愛其畫念曰非道子不能也此美人以詩戲少游
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借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
廬山對岸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瘴面囚
首口不能言十分似九應笑舌覆大千作師子吼不如搏

取妙喜如陶家手余過雷州天寧與戒香道人夜話問少
游字畫戒香出此傳示少游筆蹟也

雪浪齋日記云少游詩甚麗如翡翠側身窺綠醕蜻蜓偷
眼避紅粧又海棠花發麝香眠又青蟲相對吐秋絲

是之句也

冷齋夜話云少游小詞奇麗詠歌之想見其神清在絳闕
道山之間詞曰柳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鶯聲

碎

飄零疎酒醖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合空相對憶昔西
池會鴛鴦同飛蓋携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
改春去也落紅萬點愁如海余兄思禹使余賦崔徽頭子
詞因次韻曰半身屏外睡覺唇紅退春思亂芳心碎空餘
簪髻玉不見流蘇帶試與問今人秀韻誰宜對湘浦曾同
會手弭青羅蓋疑是夢中猶在十分春易盡一點情難改
多少事都隨恨遠連雲海

後山詩話云王旂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
移耳世稱秦詞愁如海為新奇不知李國主已云問君能
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為海耳

雪浪齋日記云弔辯才詩云滄海盡頭人滅度亂峯深處
塔孤圓憶登夜閣天連鴈同看秋崖月上煙劉侗云天連
鴈前人有古戍天連鴈之句

冷齋夜話云少游元豐初夢中作長短句曰指點虛無征
路醉乘班虬遠訪西極正天風吹露滿空寒白織女明星
迎笑何苦自淹塵域正火輪飛上霧卷煙開洞觀金碧重
重觀閣橫枕鼇峯水面倒銜蒼石隨處有奇香幽吹宵
然難測好是蟠桃熟後阿鬟偷報消息在天碧海一枝
難遇占取春色既竟使侍兒歌之蓋雨中花也

王直方詩話云東坡作藏春塢詩有年拋造物甄陶外春

在先生杖屨中而少游作俞允哀詞乃云風生使者旌旄
上春在將軍俎豆中余以為依仿太甚

漫叟詩話云高唐事乃楚懷王非襄王也若古人云莫道
無心便無事也應愁殺楚襄王少游詞云不應容易下巫
陽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皆誤用也濠州西有高唐館俗
以為楚之高唐也御史閣欽愛題詩云借問襄王安在哉
山川此地勝陽臺有李和風者亦題詩云若向此中求薦
枕參差笑殺楚襄王前人既誤指其人後人又誤指其地
可笑苕溪漁隱曰文選高唐賦云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
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
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
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李善注云楚懷王遊於高
唐夢與神遇則漫叟詩話之言是也然神女賦復云楚襄

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後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以此考之則楚襄王亦夢與神女遇但楚懷王是遊高唐楚襄王是游雲夢以此不可雷同用事耳

後山詩話云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兩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

冷齋夜話云秦少游在處州夢中作長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挂空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南遷久之北歸逗留於藤州遂終於瘴江之上光華亭時方醉起以玉盃汲泉欲飲笑視之而化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章初登第成親後和余夜坐絕句云幃幔高深夜漏長頗從詩酒傲冰霜燭花漸暗人初睡金獸無煙却有香讀者無不笑其貧富之頓異

王直方詩話云秦覲字少儀好爲詩初亦不甚工旣而以所業獻山谷山谷作詩贈之云乃能持一鏃与我箭鋒直又云我自得此詩三日卧向壁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當時交游間皆以此言爲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

漁隱叢話卷第五十

前集

四月初一日校畢以下十卷翠屏本缺佚

藏園老人記

